

世相 任金义



天刚亮，犍牛赶着一群羊往村外走，村主任骑着摩托车追过来，“牛叔，村西头这条土路要修水泥路，乡里安排，每个村民交五百元的修路款。”

“我不交。”
“为啥？”
“你看南村修那路，才半年，大坑小窝的，还没土路好走哩。”
“乡长说啦，这条路一定要修好。”
“那就让乡长给我说。”
“啥？”村主任眼瞪得像驴粪蛋，“乡长整天忙的蛋子摇铃，会有空见你？”
“不见拉倒。”“啪”一个响鞭，犍牛扬长而去。

犍牛不出钱，好多人就跟他学，于是，犍牛就成了修路的钉子户。村主任把情况汇报到乡里，乡长还真

的开着车来做犍牛的工作。

犍牛说，“想让我交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这次修路，必须聘请我当质量监督员。”

乡长问报酬咋说？
犍牛说，“义务，不要一分钱。”
乡长笑了，“好，好！”
下午，村主任就把聘书交给了犍牛，上面还盖着乡政府的大印。
村里人都说犍牛是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

犍牛却认了真，第二天，就把所有的羊全卖了，还去县城买回来一本修路的书。一天到晚，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读得很认真。

路开工了，承包这项工程的人叫虎头，四十来岁，一双小眼，很是精明。放完了线，开始挖路基。
犍牛说，“修路，路基是关键，用的黄土要全部过筛。”
虎头瞪了犍牛一眼，问，“你是干啥的？”
犍牛把乡政府的聘书掏出来。
虎头皱着眉头看了半天，这才吩咐干活的民工，“筛土。”
犍牛在路旁搭了个窝棚，路修到哪，窝棚挪到哪。
石灰进场了，犍牛拿个小本子，一车一车的记了。
虎头说，“石灰进够了。”

犍牛说，“差的远。”
虎头问，“差多少？”
犍牛说“啥叫三七灰土？三立方石灰，七立方土。你自己算算，还差多少？”
虎头的脸由阴转晴，笑嘻嘻地拉犍牛去饭店吃饭。
犍牛不去。
虎头把一个鼓囊囊的信封塞给犍牛。
犍牛不收。
晚上，一个满身香气的女人要钻犍牛的被窝，被犍牛骂了出去。
虎头恨不能给犍牛下跪，“牛叔，这项工程，到我手里，已经转包三次了，光打‘外围’就花了十几万元，你这样监工，我得回家卖孩子啊。”

犍牛说，“卖不卖孩子是你的事，有一条，大伙的血汗钱，谁也别想糟蹋。”
路基铺好了，沙子、石子、水泥陆续进场。
犍牛取了样品，去县城化验，回来说，水泥不达标，不能用。
虎头差点气疯，真想照犍牛脸上扇上几巴掌。
夜里，犍牛出来撒尿，脚下一滑，摔倒了，头正巧磕在一块砖头上，淌了很多血。滑倒他的，是一块西瓜皮。
乡亲们把犍牛送到乡卫生院，缝了七针。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犍牛不听，又一瘸一拐回到了工地。

犍牛的头肿得像个“大胖瓜”，眼睛合了缝。

村主任流着泪劝他去医院，犍牛却死活不肯离开工地。村里人感动了，男男女女全都放下手中的活计，来到修路现场，当起了义务质量监督员。

铺完最后一米路面，犍牛才同意去县医院治病。
通过县公路局验收，这条路是全县所有乡村公路中质量最好的一条。

县里在村头召开了现场会，虎头披红戴花，受到了嘉奖。
好几个乡的领导，当时就握住虎头的手，邀请他去参加乡村公路的竞标。
虎头既兴奋又内疚，他买了很多贵重的礼品，到院去看望犍牛。
犍牛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医生说，犍牛的病耽误了，他患了败血症。
虎头痛哭流涕，不敢看犍牛那白纸般的脸。

犍牛从枕头下摸出个存折，“虎头，修这条路，你亏大了。这是我这些年喂羊攒下的十万块钱，你拿去给修路的民工发工资吧。”说完，一命呜呼。

村民们把犍牛的骨灰埋在了这条新修的水泥路旁，并给他立了一块半米高的石碑。

那天晚上，虎头喝醉了，他在犍牛的墓碑前一直跪到天亮，然后去了乡派出所。

诗人 练新建

北方的思念

只有北方
才有真正的冬天
于是
就有了北方的思念
雪，很热
让春天沉睡
思念，很冷
结着透明的冰
冻在白杨枝头
北方把思念酿成浓郁的酒
让自己醉了一冬
当春天醒来的时候
北方便把思念放飞了
引来一群南方的候鸟
在泛青的枝头
筑巢 鸣唱
是倾诉冬天的寂寞
还是向往夏日的火热

诗心 彭浩

唤醒

新春的第一天早上
我睁开了眼睛
耳边传来鞭炮声声
我知道
这是为了唤醒
唤醒冰封的河流
唤醒沉睡的心灵
把窗户打开
迎接温暖的杨柳风
空气中
洋溢着欣喜和跃动
一双手勤劳的手
开始编织绿色的梦
世界呈现明快的格调
前行的人们大步流星
当空虚变得丰盈
当清新代替迷蒙
萦绕耳边的
是熟悉的《美丽心情》

春天，向雪儿告白

整个冬季
难觅你的踪影
我的世界少了一种颜色
更少了那抹清新和芳香
在立春的那天夜里
你终于和我相见
这是我们的心灵之约吗
仿佛分别已是经年
又穿越了万水千山
我离开这里的时候
你没来送行
我虽无怨言
但心有不甘
我从中原到青藏高原
仰望山巅
在心中一次次地呼唤
你是否听见
我从城市到青海湖畔
抚摸蓝天
对你倾诉深深的思念
你是否伤感
也许
是我的真诚和友善
融化了你的心田
你默默无语
从天国来到人间
为了祈盼
为了心愿
你轻舞飞扬
一路相伴
当我回到家乡
满世界都是你啊
风吹走了我的孤单
你带来了春的温暖

诗意 林士军

诗二首

小龙蛇年，冬早少雨无雪。人们情绪难控，怨天尤地。地球村一角的植物、动物、人物均受其害。还好，天随人愿，北南冷暖气流“节日”相会，带来了马蹄声声，雪花飘飘。瑞雪知时令，当春乃发生；万金求不得，光得马年丰。

特赋诗二首以咏情怀。

咏飞雪迎春

久旱尘土飘，麦苗黄叶枯。
好雪知时节，絮舞迎春到。
大地逢甘霖，银装耀眼俏。
瑞雪兆丰年，万物丛中笑。
环境清新美，人欢骏马叫。

咏腊梅报春

寒装腊梅暗奇香，独自花开醉无常。
仰望飞雪谢天地，俯首迎来好春光。

“开药铺打铁，不如牛庄破秫秸。”在柳公河两岸，妇孺皆知。开药铺是金生意，黄金有价药无价。打铁是热门生意，农用的犁头、锄板，家用的菜刀、锅铲、门帘吊子、枣核钉，家家所需。四两重的生铁，“叮叮当当”一阵子锤响，立马身价倍增。小牛庄家家种秫秫，户户破秫秸，编织出的产品蜚声乡里，远销海外。

牛庄种的秫秫是传统品种“老鸱座”和“隔河拽”，秸秆白的笋白，红的枣儿红，色调纯正；且秆高，秫穗长，籽粒饱满。虽说产量低，全身是宝。籽儿是酿酒的上等原料，壳子制作的醋，色香味俱佳；打下粒的空穗子，可扎笤帚、炊帚、扫帚把子。秫秸子能拧筐篾、扣鸟笼、扎馍盘；秫叶、秫裤腿编织的纺花苫子、坐墩儿、蓑衣、韧性柔软，秫秸子蔑用途更大，编席、打篓、握折子、拴草囤……

牛庄人勤快是出了名的，即是“三伏”“三九”，一丁点儿也舍不得闲着，因为他们命中注定一生都要与辛苦和企盼相伴。

大清早，宛若轻纱的晨雾中传出“唧唧呀呀”的石碾子响，似在宣告一天的劳动开始了。大老爷们忙着碾压秫秸篾子，毛头小子把秫秸裁成段，分作梁、檩、柱、椽，比着谁扣的鸟笼子好。春二三月是农闲季节，男人们把夏天备好的秫秸搬出来，剥去皮儿，用篾刀破开，经过碾压、水浸、削瓢，刮成篾子，而后匠心独运，编织出各自“拿手”的制品，足可换回一年的油、盐、酱、醋、灯油、火柴……

春天的夜晚凉爽，安谧、恬静，而又漫长，几乎所有的院落里都响着编织声。村里的女人干夜活，大都不点灯，一是为了省油灯，二是熟能生巧，连五六岁的毛妮儿都会摸黑拧秫秸笼子。俗话说：扎花描穿、穿金戴银。扎花描穿对大家围秀

抒情 张启辉

悄然而至

一冬的寂寥
悄然雪来
这一刻，大地的相思
密密麻麻，完整地覆盖了世界
风静了，粉饰了一树寂寞
思念飘忽，麦子醒来
那抓紧天空的手
狠狠松开
我肆无忌惮地怀念那条小路
弯弯的，把儿时的方向倾斜
时光给出答案
你站在雪里，就像雪一样洁白
雪爬满了这个城市
思绪欢腾在雪外
雪花与睫毛相互地拥吻
融化了你的泪，像电一样快
雪美好了梦，却惊醒未来
我想就这么优雅地抚琴
在你斑斓的王国
弹唱越发单调的色彩
谁在呓语
谁为我载满难以承受之轻
盈盘旋转，潇潇落洒
一丝温暖，万树花开

激情 陈娅

马

马的身姿马的神
怡，
是牧马人的感觉；
马的精灵马的飘逸，
是牧马人的感叹；
马是田野里的浪子和精灵，
田野是马的舞台和乐园。
马的意志是无边的山峦，
马要冲断世俗的羁绊。
马是田野的王子，
马是太阳的骄傲。
马狂奔的身姿是
太阳东升的形象，
马悲壮的嘶鸣是
大自然和谐的奏鸣曲，
马掀动的劲草是
世人无法临摹的杰作。
马的一生就是在
田野上奔跑，
奔跑是马一生注定了的归宿。

高峻的马是从容地走过太阳，
伟岸的马总是在旷世的田野里思索，
崇高的马却从不表示自己的经纬，
平凡的马也总是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马是豪杰的化身，
马是英雄的本能。

马失蹄的地方就是马超度的圣地，
马的失蹄也是一种辉煌
从西天取经的路途拾起马的遭遇，
从一幅幅标本里检阅马的全部过程。
翻阅马的历史抒写马的一生，
赏读马的品格领略马的风采。

徐悲鸿的马，
彭雪枫的马，
东方古典的马，
草原游牧的马，
西部流谷的马，
伊犁河谷的马，
马勇往直前从不倒下。



光影

陈娅摄

而言是一种装饰，或说是个人资本，而编织则是小户人家的生活支柱。

牛大套是村里的“百事通”，凡秫秸上的活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尤其编席、打篓、握折子。人道“编席打篓，养活五口，不会编沿，饿死一半，不会握角，饿死一窝”。编沿和握角是两道最讲技术的工序，牛大套都做得十分精致。更难得他还别出心裁，用秫秸篾子，在席篓上编出“庆丰”“吉祥”之类的花样，红白相间，布局别致，粗细均匀，光滑平润，堪称一绝。平日，他家里最招人了，姑娘小伙都想讨教一手，艺多不压身，学会是一生吃饭的门路。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在方圆数十里的古庙会、农贸集市上，小牛庄的秫秸制品于同行中独领风骚，价格高出一成，并且不等集散早已销售一空。村外的编织匠只好望而兴叹，自愧不如，十里八村的乡民已习惯的称为“破秫秸牛庄”。牛庄人也够牛气的，家家盖起了青砖房，户户炊烟里飘荡着浮油的气息；赶集上店，衣衫光鲜，碰到熟人打招呼也是高腔大调。有春风必有秋雨，“文革”十多年，破秫秸牛庄成了全县头号资本主义“黑堡垒”，一向喧闹的村落沉寂下来。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化工产品充盈市场，传统的民间工艺，手工制品被挤压成了“鸡肋”。锯缸补锅、打铁铸件、烧瓦缸面盆、拴笆斗簸箕、纺花织布、张罗磨磨以及推车的脚夫、挑担的货郎……诸如此类，濒临绝迹。牛庄的秫秸活儿，亦处于休眠状态。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新世纪伊始，小牛庄迎来了复苏的机遇。那年春，香港一位商贾来木兰祠观瞻，在古镇上幸运地买到一张

诗意 郭义方

破秫秸牛庄



雕花顶子床。这是一件古家什，已有上百年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一张圈床席，无法配套。当即表示，愿高价购买。柳公河两岸不乏编织高手，但苦于当地种植的“关冬青”秫秫，穗头大，产量高，可间节短而粗，如同甘蔗，刮出的篾子硬而脆，皮厚无光泽，实难织出上品，不免摇头叹息。这年牛大套已年逾七旬，怀揣着祖上留下来的《合欢鸢席图解》，到县城宾馆面见港商。港商一见此图，大喜过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感到商机来了，当即签订了《万张合欢鸢席供货合同》，以香港为基点，直销港、澳、台。

小牛庄又飞出了笑声。牛大套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秫种，深耕细作，种上了“老鸱座”，“隔河拽”。砍下秫秸，牛大套一棵棵挑选，一般般高低粗细，一个虫眼儿也不放过，稍稍削去，破得如面条一样宽窄，碾压似绸缎一般柔软，根根皆可绕指。

季节 罗思达

雪

马年初六的清晨，睡眠惺忪的我潜意识里要去洗手间却莫名其妙的来到了窗前。呆站良久，时光仿佛静止了一般。寒风透过窗户缝隙一股脑儿地钻进睡衣，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睁大双眼才发现窗外早已被银装素裹得一片混沌了。

我不知道这个“早”字用得是否准确，也许是夜半时分飘起的“撒盐空中差可拟”的小雪，又或许只是晨光熹微之时才飘落的鹅毛大雪，我却是不能像一位真正的侦探一样根据积雪的厚度以及路人在雪中留下的脚印推测出准确的时间了。但唐朝诗人韩愈曾写道：“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相比起来，今年春天的飞花，雪花无疑是早的。她的到来不仅给冬天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使阴沉沉的冬天从郁闷中走了出来，出脱得靓丽清新，也让大地在寒风摧枯拉

人物 万一

“要把老子当成儿子养”

小城里要评选十大孝星，老梁被当仁不让地评上了，这本不足为奇，因为既然要评出“十大”，总是要有人被评上，关键是他说了一句雷人之语，这雷人之语当即就把在场的人全给“震”倒了。

那是在十大孝星表彰会上，主持人让他谈谈获奖感言，也就是让他介绍介绍经验。主持人说：“您照顾行为几近植物人的父亲十多年如一日，使老人已达九十岁高龄，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老梁原始是个领导干部，站惯了主席台，在台上讲话也很利索，可此时却很木讷，十多秒里，嘴只蠕动不吭声，眼看要冷场，就不管不顾地蹦出了这句话。他说：“说来也没什么，也就是要把老子当成儿子养！”

这句话会场上的人都觉得很新鲜，其实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曾说过，只不过那时他是对他的家人说。

二十多年前，他的母亲还活着，跟着弟弟住在农村老家，有一天，突然发现患上了食道癌，弟弟就打电话把他叫到家里来。面对病人膏肓的母亲，老梁直埋怨弟弟告知他太晚了，使母亲遭受这么大的罪。弟弟反驳他，“你只知道在城里风光，享福，哪知道我伺候老人的苦！你还是检讨检讨自己吧，这一年一年里，你回来几趟看咱娘？”老梁想想也是，自己操心着几十号人，工作太忙，确实没回来几趟看母亲。

老梁把母亲接到大医院，又是吃药，又是化疗，总不见轻。有一天傍晚，弟弟悄悄对老梁说：“哥，娘都这样了，还不如给娘吃点药算了！”老梁一时没听懂弟弟啥意思，说：“咱娘不是吃着药的吗？”弟弟说：“我说的是那种药，娘这样受罪，活着还不如……”老梁听懂了，怒从心起，朝着弟弟的脸一巴掌掴过去，骂道：“混账东西，亏你说得出口，你还是人吗？”弟弟捂着脸还击道：“装什么大尾巴狼，你们当干部的，整天说什么人人性化、人性化，娘这个病，白花钱不说，你看她受这个罪，安乐一下，还不是对她好？”老梁气得指着弟弟的鼻子吼：“滚！赶紧给我滚！”

弟弟回家去了，老梁还是没有留住老娘的命。俗话说祸不单行，母亲走后不久，年近七十岁的父亲又中了风，其智商、行动、语言就像个三岁的孩子。老梁忙着公家的事，照顾父亲自然又是靠弟弟，他只不过是隔三差五地把电话打到老家去，大不了就是问问情况，出出主意，真正的忙帮不上。随着时间的流淌，弟弟的“不耐烦”也就越来越多。不是说父亲闹床了，就是说父亲又把饭碗打翻了，总之是他拿父亲越来越没办法了。老梁说：“你就不能动动脑筋，怎么能把父亲照顾好？”这样来来回回次数多了，弟弟就对他不客气，抢白道：“动动脑，动动脑，你说吧，你有啥法子？”这边老梁闷了半天，一时没话说。在弟弟的反复逼问下，他终于说：“没法子，没法子，怎么没法子？你就把老子当成儿子养，不信养不好！”

弟弟惊愕道：“你，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老梁说：“什么话？这么说吧，你儿子也打两三岁过过吧？你想想那时你是怎么对他的？你那时是怎样，现在对父亲就怎样！”

弟弟说：“儿子与老子能一样？”
老梁说：“怎么不一样，人老了，就又变成孩子了；当初的孩子，又变成老人了，这就叫轮回。父亲对孩子，会很高兴地给他穿衣服，给他喂饭吃，给他骑尿尿，给他擦屁股，给他过家家，给他洗脚丫……现在颠倒个过儿来，就叫做一报还一报……”

弟弟说：“对儿子能做到，对父亲……难。”
老梁说：“我们已经失去母亲了，再也不能过早地失去父亲了！”

弟弟说：“你说得怪轻巧，别光耍嘴皮子，要不你试试！”
老梁一楞怔，可不，养老人也有自己一份哩！光顾说别人，难道自己没责任？于是，他很快向上级领导递交申请书，提前三年退居二线了，把父亲从乡下接过来，专心致志地养父亲。

近二十来年里，老梁就是把父亲当成儿子待；每天三餐给父亲喂饭吃，每一周带父亲去洗一次澡，每一月带父亲去理一次发。父亲不高兴了，他趴在地上让父亲当马骑，逗得父亲傻傻地笑。父亲不好好睡觉时，他躺在父亲被窝里，一遍又一遍地讲说葫芦娃，直到父亲打呼噜……他甚至给父亲买了变形金刚和水枪……每当父亲像孩子似的哭闹不止令他束手无策时，他就想想自己当初是怎么对待儿子的，于是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逗得父亲笑得满脸开了花……

十多年过去，老梁真成了老梁，年近七十，也算是标准的老人了，可父亲还在倔强的活着。每当有人称赞他的孝心时，他深感不安说：“父母对我有十分恩，我做得再好，也回报不了十分之一恩。”

表彰会上，主持人想让他多说几句话，问：“你已经一大把年纪了，等你老了，干不动了，父亲怎么办？”他想了想又说了一句话：“只要父亲活着，我就不会老！”
话音落地，会场上静得出奇，也许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也就是三五秒后，雷鸣般的掌声就像旋风一样响彻起来了。

亲情 杨思松

龙儿你别长大

龙儿要出国深造，此时的我，是喜是忧？盼汝有作为，怕汝他乡不适，连日来总是心事重重，透不过气来。今晨，终吐露心声，以记之：
龙儿你别长大，孩提时的你谁见了谁夸，生龙活虎，可爱潇洒；学习刻苦，一门不差，自从有了你啊！父母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希望，更多了一份牵挂！

龙儿你别长大，因为我的一只大鸟，带着我的梦想，带着我的辛酸，带着我的祝福，已飞到他乡安家。若非春花秋月，若非寒来暑夏，难觅他的踪影，更盼听到喊一声爸妈！

龙儿你别长大，我还想给你讲孟母三迁的故事，让学习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我还想给你读屈原的《离骚》，龙儿你别长大……

把忠贞爱国的思想注入你的脑瓜。
我还想陪你捉迷藏，你躲我找，我钻床下。我还想炒一盘芹菜肉丝，不再让你吃那酱豆腐花；我还想为你买一套体育衫，不再用哥哥穿过的裤衩。

龙儿你别长大，你个子愈来愈高，我心里却越来越七上八下。
聚少离多，很难在一起玩耍；你求学他乡，我盼你放假，我盼你学成，我两鬓白发，你梦想成真，我夕阳西下！你已大学毕业，我觉得你还没长大……

龙儿你别长大，你成长至今，我仍放心不下——怕你远走高飞，怕你浪迹天涯。